

破除认识误区 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张煜婕

(中共晋城市委党校 山西晋城 048000)

摘要:“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然而,就在人们憧憬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所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们在弄清楚怎么干之前,先要学会怎么看,厘清共同富裕是什么、不是什么,破除几个认识误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合力。

关键词:共同富裕;平均主义;“劫富济贫”;资本无序扩张

一、共同富裕≠单一层面的富裕

这就是共同富裕的内容而言。特别是物质层面。我们看“富裕”的这个“富”字。“富”者,“家有一、口、田”也。过去我们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往往侧重于生产资料的平均分配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强调“耕者有其田”,以对财富的占有和支配来衡量共同富裕的水平。

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渐凸显。美好生活,不仅指物质方面,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五个文明相对应。说白了,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判断标准。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作过描述,“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①”。在他看来,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保证,而是人的全面发展。

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共同富裕有了更高要求,对高品质生活、对社会公平正义等的追求变得更加强烈。比如对教育公平的追求。现在教育“内卷”现象变得非常严重,城乡之间、贫富家庭之间教育差距不断拉大。据数据显示,全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占比不出30%;2021年北大招生,农村学生仅为15%,寒门难出贵子!人们常说“读书改变命运,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迈向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于是前段时间,中央出台了“双减”政策,K12校外培训机构“团灭”,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学区房彻底“凉凉”,教育公平正重回正轨。

所以,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仅要富口袋,更要注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心理体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之,共同富裕不只是单一层面的富裕。

二、共同富裕≠平均主义

这就是共同富裕的表现而言。平均主义是一个古老且永恒的话题。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对平等的追求。孔子在《论语》中写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道德经》记载,“天之道,损有余而不足”。二者的这种均等思想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纲领。无疑,这一思想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必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马克思曾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过平均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平均主义的分配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会导致整个社会向懒惰发展。历史上我们就吃过平均主义的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生产力还没有很好发展的条件下,盲目地搞“一大二公”、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结果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降低,这也有悖于生产力发展规律。这是共同贫穷状态下的平均主义。

此外,还有一种高福利状态下的平均主义,就是“希腊病”。上世纪80年代,西欧一些国家传染“希腊病”。众所周知,在希腊,教育、医疗免费,全民养老保险,公务员每年都可带薪

休假一个月,到了40岁就能领取养老金。结果,高福利直接导致大量国民坐等国家救济。希腊经济日益衰弱,终于承担不起高福利的支出,只能借钱度日,外债金额一度高达3000多亿美元。2010年,希腊外债占GDP的比例达186.998%,到了2021年,这个比例升至304.338%,三倍于国内生产总值。我们知道,衡量一国债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政府负债率,这一指标的警戒线为10%。很显然,希腊远远超出警戒线,至今走不出泥潭。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平均主义错误的根源就在于超越历史阶段,不承认差别。历史告诉我们,平均主义不会走向共同富裕,反而会陷入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的泥潭。怎么走出泥潭呢?

首先,要承认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按要素分配是以各生产要素为指标,以它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来参与分配。可见,该制度是承认差别的。而只有承认差别,杜绝“一刀切”的绝对平均分配方法,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生产活力,形成先富与后富的辩证过程,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利用差别。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这里注意两个字“精准”。怎样才能“精准施策”?就得利用差别。比如,针对针对广大农民朋友,要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发展富民乡村产业这些方面下功夫;针对企业家,要从保护产权、促进规范经营上来下功夫;而针对科研人员,更多地要从激励上下功夫……

最后,缩小差别。要利用好三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要合理控制差距,既要讲效率,又要注重公平。在这里需要我们探索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比如华为的全员持股模式。在华为,老总任正非持股不足1%,而全体员工持股总量超过99%。一方面,全员持股有助于缩小差距,讲求公平。另一方面,通过股权激励,更好地提高了效率。所以华为的这种模式是实现要素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模式。

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间接税像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由于可以转嫁,它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如直接税。在未来要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比如目前我国正在试点的房地产税。继重庆、上海之后,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望扩围。今后还要陆续研究推出遗产税等。

三次分配主要指自愿性质的捐赠。注意两个字“自愿”。就像鸿星尔克。2008年汶川地震,鸿星尔克捐款300万现金、300万物资;2020年武汉疫情,鸿星尔克捐助1000万物资;去年河南水灾,鸿星尔克捐赠5000万物资……终于,在去年河南水灾之后,广大消费者发现了这家一直亏损,却一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心企业。之后,鸿星尔克的订单多到董事长吴荣照亲自到直播间劝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无疑,鸿星尔克的行为已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正循环。所以

还是要鼓励企业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总之，共同富裕是承认差别的富裕，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我们要承认差别、利用差别、缩小差别，按照“提低、扩中、限高”要求，最终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三、共同富裕≠同时同步富裕

这是就实现共同富裕的时空维度而言。按照马恩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成的，但社会主义实践首先是在中俄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列宁根据这样的实践，提出社会主义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小平同志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即便进入新时代，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只能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时间维度看，实现共同富裕分为三步曲。“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要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实现。

从空间维度来看，是个梯次推进过程。2021年6月，党中央决定选取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赋予浙江先行先试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探路的使命。为什么选浙江？首先，富裕程度较高。2021年浙江生产总值达7.35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5万元，位列全国第三。其次，发展均衡性较好。2021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1.94，远低于全国的2.5。第三，改革创新意识浓烈。浙江创造发展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探索了“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先进经验，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基于这些有利条件，浙江在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比全国早了15年。

而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就要帮助带动后富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沿海省份15个经济发达城市将对口帮扶20个老区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天津分别对口帮扶长治、庆阳；长三角城市群中，7个经济强市帮扶9个老区城市，浙江省会城市杭州，作为我国共同富裕的领头羊，将对口帮扶湖北恩施州；粤港澳大湾区也有5市对口帮扶8个老区城市。同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共同富裕是先富带后富的渐进过程，不是同时同步富裕。

四、共同富裕≠“劫富济贫”

这是就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而言。纵观中国历史，每次百姓造反和政权更迭，几乎都有“劫富济贫”的影子。无论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几乎都是要“劫富济贫”。而结果多数情况都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仅不会实现共同富裕，还造成了生命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2004年，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充分说明劫富济贫是不可取的。

现如今最容易被误读为“劫富济贫”的就是第三次分配。“劫富济贫”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财富。而三次分配是社会的文明之手，贵在自愿，不能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来逼迫。

比如去年的那场河南暴雨。暴雨过后，“逼捐”内卷了品牌界。公益捐款的舆论场，品牌遭遇了冰火两重天。有企业因捐款备受好评：一向招黑的腾讯捐款一亿驰援河南，作为第一家捐款的企业受到网友们广泛追捧。但有些企业就没那么好运了。小米宣布捐款5000万，就有网友留言：“才5000万？腾讯都1个亿”。还有人针对李宁留言称：“维护国货的时候我那么支持你，这次你居然没有捐款”。不捐不行，捐少不行，企业捐款成了一场盛大的道德绑架。然而，“逼捐”捐不出慈善未来。

根本还需靠发展。从马克思生产正义观的角度来看，共同

富裕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认为，正义问题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无法得到解决。生产力发展对于解决正义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的生产正义观与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相契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个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基于此，党中央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对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和贯彻“三新一高”，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做好蛋糕。在山西，就是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之，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靠发展来实现。

五、共同富裕≠限制民营资本的发展

这是就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而言。这种观点错把我们实施的一系列反垄断政策当成了反资本。过去的2021年可以说是中国反垄断大年，蚂蚁上市一夜被叫停、阿里被开出182.28亿元天价罚单，美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34.42亿元，反垄断罚单一张接着一张。对此，针对民营企业，一些银行开始采取惜贷、短贷等方式。由此，不少企业家认为，这一系列的操作是不是为了打击资本、限制私营资本发展？是不是国进民退、打压民企？

当然不是。因为制度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始终没有变”²。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与国民经济紧密交融。刘鹤副总理曾讲，中国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6789”。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中国今天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可以说广大民营企业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因此，反垄断并不是为了限制民营资本发展，而是为了纠偏。纠什么偏呢？就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实际上，早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一方面，在房地产、娱乐圈、互联网寡头及金融这些领域，我们严厉打击资本无序扩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引导资本补国家产业链的短板。在高端发动机、数控机床、新材料等领域，国家鼓励资本投入，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板。由此可见，反垄断不是打击资本，共同富裕更不是限制资本发展，而是为了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实现民营资本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五个“≠”帮我们厘清了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使我们对共同富裕的内涵有了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好梦想。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携手奋进，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共创美好生，迈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共同富裕[J].中国经济周刊.2021(24).
- [2]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张建刚.红旗文稿.2022(04).
- [3]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理论与路径[J].张占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6).
- [4]辩证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N].李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01).

作者简介：张煜婕，性别：女，1990年10月出生，籍贯：山西省晋城市，学历：硕士，单位：中共晋城市委党校。